

中国文化在世界书系



张西平〇主编

传承与展望

东南亚的 中国文化研究

张西平 管永前 主编

學苑出版社



中国文化在世界书系

张西平○主编

传承与展望

东南亚的 中国文化研究

张西平 管永前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承与展望: 东南亚的中国文化研究 / 张西平, 管永前主编

.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8.12

(中国文化在世界书系 / 张西平主编)

ISBN 978-7-5077-5633-3

I. ①传… II. ①张… ②管… III. ①中华文化 - 文化传播 - 东南亚 - 文集 IV. ①G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5993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杨 雷

编 辑: 张敏娜

印制总监: 张 翔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010-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总序

今天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理论都是西方在 19 世纪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这些构成了西方话语权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强大起来的西方将其成功归于其文化的支撑，在中国近代最流行的就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峙。东方走向现代化只有走西方之路，只有批判自己的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这样的一种西方文化优越论一直桎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对自身文化的认识。这种认识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东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之根，同时也长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导师，只是到了 19 世纪西方取得了世界发展的领导权后，他们开始掩盖这一切，将西方文化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伟大文化，甚至将白种人说成一种优于其他人种的种族。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盛行。

只有打破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话语的权威，从历史上揭示出东方文化的价值，以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抚育和影响，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希腊被誉为西方文明之根。如黑格尔所说：“欧洲人只要一提到希腊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家乡之感。”西方哲学家们都将希腊称为欧洲文化的童年。实际上，希腊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埃及文化、亚述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过：“埃及人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已经记载过了；我因此不增加什么东西，而是接着提到几点别人没有讨论过的东西。”^①他还认为，希腊

^①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55 卷。

的纪念仪式、习俗都是从埃及搬来的。希腊人是从埃及那里学会了“占卜术，并将他在埃及学到的许多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希腊……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①。为何希腊和埃及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呢，因为埃及曾经殖民过希腊，这些有着历史学的根据，在希腊悲剧中仍可找到大量的埃及古代语言的残存。实际上，近东的亚述、苏美尔，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辉煌文明。“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议会制雏形；最早的国家行政学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实践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股权激励形式；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第一次社会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起法律判例，第一部农人历书，第一部药典；产生了最早的宇宙观，最早的伦理观，最早的人本观，最早的科学知识；流传着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谚语和格言，最早的爱情诗，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等等。”^②

希腊正是从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学习到了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当然，科学技术也随之成长起来。希腊从巴比伦学到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学到巴比伦人发明的水钟、日晷和把一天分成十二部分的方法，学到巴比伦人观测到的黄道和黄道十二宫图，还学到了埃及的几何学、日历和医学。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完全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为世人所羨，但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为更为清晰地表达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学者们明确地说：巴比伦与亚述文明是西方的祖先，东方是西方文化之根，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① 转引自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公司，2011年，第84页。

②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只是到了19世纪,西方开始将自己和东方文化分开,将埃及人说成和欧洲人一样快活、热爱享乐、孩子气地爱吹牛。他们编造出希腊文化本质上是欧洲的,它和腓尼基人以及亚述、苏尔美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谎言。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说”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文明的起源是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希腊是进入不了这个圈的。四大古文明早已经实现了文明的突破,希腊文明只是在古巴比伦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率先走向现代化,在它们强大起来以后,开始慢慢地修改历史,将自己的发展和成就说成是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与其他文化没有关系。例如欧洲近代进步的起源文艺复兴,但这和东方没有什么关系。

“欧洲并没有从东方汲取什么创造现代科学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借鉴的价值仅仅是因为它被融入了欧洲的理性传统之中,当然,这些理性传统是在(古)希腊创建的。”^①显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希腊的典籍在中世纪后已经很难找到,希腊思想和文化的保存在于阿拉伯的百年译经运动,他们将希腊的文献绝大多数翻译成了阿拉伯文。文艺复兴就是将这些阿拉伯文的希腊文献重新翻译回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从中发挥出新的思想。一些欧洲中心论者认为,阿拉伯人并未有多少新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保存了希腊的文献。这种傲慢的态度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因为阿拉伯学者并不仅仅翻译了希腊的文献,他们也从波斯、印度(以及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医学、数学、哲学、神学、文学和诗歌方面的成就。“然后,他们在犹太科学家和翻译家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希腊知识的简单整合,也是对希腊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使它们在新的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②这个过程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巴格达处在全球经济的中心,它不仅接受了新的亚洲思想,而且对其重新改造,然后传播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区。这点,一些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他们说:“西方人发现穆斯林所拥有的缜密思维和渊博学识,远远超过了从古罗马那里所获得的

① [英]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② [英]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57页。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除非是希腊人在公元前6世纪就汲取了这些东方（埃及）文明。”^①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欧洲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两个重要环节，而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变革都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来华的耶稣会士将中国经典陆续翻译成欧洲语言，在欧洲各国出版后，在欧洲逐步形成了18世纪的中国热。中国热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② 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风尚。Chinoiserie，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这“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喜爱来自中国的事物”^③。

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的不断出版，特别是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些介绍儒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译的儒家经典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从思想而言，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传统神学将自然神论视为洪水猛兽，从此斯宾诺莎只能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靠磨眼镜片为生。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

① [英]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57页。

② [英] S. A. M. 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275—276页。Berger, Willy R., *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ärung*, Cologne: Böhlau, 1990. Chen Shouyi, “The Chinese Garde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ien Hsia Monthly* 2 (1936), pp. 321–339; repr. in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9–357.

③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严建强《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

督教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是当时唯一重要的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拥有一门唯理学说，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义并存。”^① 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解有其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他看到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是很明确的。^②

如果说莱布尼茨从哲学和宗教上论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那么伏尔泰则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的中国纪年，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思想界的轰动，中国的这些纪年彻底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纪年。^③ “《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东方呢？‘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④ 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而伏尔泰这位 18 世纪启蒙的领袖是穿着孔子的外套出场的，他的书房叫“孔庙”，他的笔名是“孔庙大住持”。^⑤

我们必须看到，这段历史不仅说明“中国的‘遗产’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遗产’已结合起来，显然纳入了一条正在实现世界合作大同的轨道”^⑥，从而彰显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同时对我们自身来说，“这段历史又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完全与近现代社会相冲突的，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并不是与现代思想根本对立的，在我们的传统中，在我们先哲的思想中有许多同希腊文

① 艾田浦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37 页。

② [德]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李文潮编《莱布尼茨与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③ 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④ 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371 页。

⑤ 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张国刚、吴莉苇《欧洲启蒙时期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

⑥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第 54、268 页。

明一样永恒的东西，有许多观念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普世性。只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东方在世界体系中也并非无足轻重，在西方走向世界时，东方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①。所以，揭示出启蒙时期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说明欧洲思想不是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仅仅回到希腊，西方思想家发展不出来近代的启蒙思想观念。

通过历史说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历史渊源，破除 19 世纪以来将西方文化说成自我成圣的神话，解除掉西方文化所披覆的神圣光环，将其还原成一个地域性文化，化解那种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化文化的神话，这是我们走向文化自信的第一步。当然，这个过程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不是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不是停止学习优秀西方文化的步伐，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让我们在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的交流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

《国际汉学》主编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①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492 页。

目 录

明代中暹关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中文文献

——万历四十五年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研究 汤开建 (1)

19 世纪儒学在东南亚的传播

——以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为中心 张西平 (25)

道家思想在泰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

——以《道德经》泰译本为中心 陈 利 (43)

清代暹罗对中国的朝贡：1652—1852 田 渝 (59)

文化亲善与中国

——东盟国家关系的建构 张志洲 (97)

越南文字拉丁化背后的东西文化博弈 章以华 [越] 甲氏咏 (107)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中越使臣故事研究 吕小蓬 (119)

“世界朱氏联合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朱杰人 (130)

20 世纪以来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解读

——基于政治维度 郭小香 (139)

· 外篇 ·

与巨人同行者

——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及其中文著作 叶 农 罗诗雅 (155)

首部《四书》英译本述评 郭 磊 (173)

马伯良的宋代法学研究思想举隅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英译本为例 孙 健 (188)

从文献计量视角考察“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

学科的自我建构..... 唐 磊（199）

国际学术视野中的邓小平研究

——基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的分析 管永前（215）

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雪涛（234）

“北辰”和“天”的意象重构 华少庠（253）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通

——以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为例..... 季 进（263）

字里乾坤：汉英学习词典的中国文化初探..... 杨慧玲（276）

英汉对译中的“Faux Amis”

——也谈“封建（封建制）”与“feudal（feudalism）” 叶向阳（288）

明代中暹关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中文文献

——万历四十五年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研究

汤开建

关于明代暹罗来华朝贡的记载主要见载于《明实录》，而《明实录》关于暹罗朝贡史实的记载非常简单，多数朝贡均缺详细资料。我们于田生金^①的《按粤疏稿》中发现由田氏作关于暹罗朝贡史实的万历四十五年（1616）的《报暹罗国进贡疏》（以下简称《暹疏》）一文，全文4200余字，为明代所见中暹关系史料字数最多、记载最为详瞻的一份中文文献。它不仅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来华朝贡的经过及朝贡中出现的问题，还追述了万历十九年至万历四十一年中暹朝贡贸易的许多史实，为《明史》《明实录》及明代其他史籍所缺，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兹将全文公布如下：

报暹罗国进贡疏

题为进贡事：据广东布政司、经历司呈奉，本司札付，蒙臣牌，据广东市舶提举司呈报，暹罗国贡使到省缘由，并开造方物货数册到院。为照暹罗国入贡旧例，贡使皆贵前次贡回敕书、勘合送验为凭。今据称，

^① 田生金《明史》无传，诸《广东通志》亦无传，其生卒籍贯，仕宦事迹均不详。从《明神宗实录》及《按粤疏稿》的有关记载，大约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后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前出任广东巡按御史（明）田生金《按粤疏稿》卷三《条陈海防疏》称：“臣奉命按粤甫及二年。”查《明神宗实录》卷557，田生金《条陈海防疏》上于万历四十五年五月辛巳，据此，则可知田生金出任广东巡按时间是万历四十三年。又据《明神宗实录》卷582，万历四十七年五月，广东巡按已改任王命璿，故知田生金广东巡按任期在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615—1619）间曾与两任两广总督张鸣岗和周嘉谟共事。其在任内，颇有建树。田氏留下著作两种：一曰《柱下刍言》，一曰《按粤疏稿》。前者收奏疏17章，为西台任职时言；《按粤疏稿》则是“在粤言粤”，全部为任职广东时的疏草。全书分为6卷，共收奏章103篇。

接贡船回，被水淹没无存，今将何凭以辨真伪？况该司原查金盘公文彼时当一并付贡使还国，兹既称有回文，是必司文已至该国矣。何敕书、勘合独云淹没？其中恐有别故，事干夷贡，不可不慎，相应行查。会同总督两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今升南京户部尚书侯代周牌仰呈堂，会同按、都二司，并巡海道译审，见到暹罗国夷人是否的系该国差遣？贡使其原领敕书、勘合是否系贡船回国被水淹没无存？该司原查金盘公文是否当日俱付贡使赏还？兹既有回文，何独敕书、勘合称被淹没？其中有无别故？即今要见何所凭据以辨真伪？务要诘问的确。至于表文、盛载盘碗及王妃姓氏，仍要细加验实，并将方物与前次比对，有无异同，俱逐一秤验明白，会议具由通详，以凭题报。等因。抄呈到司。并奉总督两广军门宪牌，亦同前因。

奉此案查，先准按察司巡视海道兼市舶副使罗之鼎牒呈：据虎头门寨委官经历邓全美呈称：七月二十三日午时，据暹罗国正贡使浮哪申实替喇迈低鳌、副贡使闷喇申哩哈、三贡使昭提他提喇、正通事许胜投报前事称：鳌等奉国王命，赏金表、土仪等物入贡天朝，并开船主、哪叮、头目人等共一百四十余员名口前来。该卑职诘验明白，看系外国贡船经由虎门入省，拟合呈报到道，移司，已经具由呈报。及行市舶提举司，查所报前船是否暹罗国入贡船只，仍严督军兵防护。去后，随据市舶司申称：该提举刘维栋，会同广州府清军同知林有梁，前去黄浦海面贡船湾泊处所，亲诣船上译审查诘。据各贡使、通事、船主捧出细篋盒一个、盛木质嵌镶盒一个，上有黄袱包裹，公同开下紫梗印记验得，有该国印信，纸写唐字表文一通，其方物备开。表文内尚一层，固封进上金叶表文。据称，旧例到部方开，不敢擅开。及递出该国印信封筒一封，称内回布政司先年查考金盘事文书，给付来役赏投外，细查，系真进贡，非有欺伪。第诘查前次回贡敕书、勘合，称：四十一年接贡船回国，被水淹没无存，止据开报表文、方物货数前来，未及一一盘验。除正贡船听其一面至省，后验其护贡船，谕令仍旧湾泊，督行该哨守官兵防护，不

许私相接济，侯奉文行委丈抽外，就将开验得引信唐字表文一通，详缴到司。看得唐字抄誊该国表文一纸，年月用该国印信一顆，内称：

暹罗国臣森烈怕腊照果伦怕腊陆恹西哑辛替鸦菩埃谨具表启奏大明皇帝陛下：伏以圣天子尊居九重，统驭万邦，中国乐雍熙之盛，外夷戴抚绥之仁，一君致洽，六合皆春。卑国夙受褒封，世荷帡幪之德。微臣新嗣祿立，宜修贡献之诚，谨颺正贡使臣浮哪申实替喇迈低釐、副贡使臣闷喇申哩哈、三贡使臣昭提他提喇、正通事臣许胜等乘正贡船一只、护送船一只，代费金叶表文译书唐字一幅，装载后项土仪，照依旧制，由广东布政司给文起送，诣阙贡献，用申拜舞之诚，恪尽臣子之职。伏冀圣鉴，远察微衷，所有勘合、号纸，前次用罗字三号，已经开称：号纸雨漏湿烂，继遭回祿，未奉再发，姑用别纸钤该国印，以凭查验，望乞重给号纸，以便将来入贡再照。前次贡回，人船年久无归，今后伏祈俯容本国商舟往来贸易，依汛遣回，庶无濡滞之虞，以存天朝怀远之义。臣等诚惶诚恐，不胜战栗瞻仰之至。谨具表以闻，并开：王进皇帝象牙三百斤，孔雀二对，红木三千斤，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豆蔻三百斤，大枫子三百斤，树香三百斤；王妃进皇后象牙一百五十斤，孔雀一对，红木一千五百斤，束香一百五十斤，降香一百五十斤，白豆蔻一百五十斤，大枫子一百五十斤，树香一百五十斤。

据此查得，该国前次进贡方物与今次所进方物数目互异，且称前次贡回，人船年久无归，未审虚的。又经牌行广州府，会同市舶提举司查报，随据该府声称：行准本府清军厅关称：奉文，会市舶提举司覆验，进贡夷船缘刘提举先往香山未回，该职亲到贡船覆验。据通事许胜称：今次进贡方物与前次数目互异者，因万历十九年进贡后至三十八年方来再进，为年已久，故所贡方物较多于今耳。当十九年来贡回时，给有罗字三号勘合。至三十五年复来入贡，所用表文即写在勘合纸内，不意至中洋遇风，贡船飘驾回国。及三十六年又修船来贡，又遇风飘阻驾回。至三十七年该国乃整造新船拟先期而行时，不虞该国有回祿之灾，所原

给勘合在庫有未经湿烂者概被烧毁，但三十五年所写表文犹在，故三十八年来贡表文即有三十五年之表文写在原给勘合，亦有该国所奉天朝钦赐印信铃盖。四十年在京，照例给有勘合，至四十一年正月接贡船开驾至七洲洋遇风不利，人船俱没于海矣。今来贡，表文又无原给勘合，故用别纸，仍用钦赐该国印信铃盖。译审通事许胜答应若此，连缴方物斤数并贡使名口册到府，缴报到司。据此。

为照暹罗今次所进方物，内开孔雀，前贡所未有者，果否堪进，及夫勘合前经题请另给。奉部：发有勘合号簿到司，贮候比对。今称，前次贡船回国，遭风沉没，又无勘合，只抄该国表文写唐字一纸，无凭比对印号，事干远夷入贡，真伪未辨，应否准进，宜加详慎，移行按、都二司，并海道会验。间就奉前因，依奉备行广州府，移行市舶提举司覆验译审。

随据该府声称：依行本府清军同知林有梁会同该司覆验就，准关称，依经移会，亲临贡船秤验译审就。据暹罗国正贡使浮哪申实替喇迈低螯、正通事许胜连名呈称：切照暹罗小国僻在一隅，王祖归命，叨列臣班。故先王于三十八年遣使进贡，表文犹在三十五年写成之表文，钦蒙推念微勤，夷使、通事等悉赐冠带，并赏敕书、勘合回国。间被棍谎词抵换盘碗，随蒙差人于四十一年往暹行查，至四月内风汛不便，船在虎跳门压冬。差人暂回，安置家口，八月内复往虎跳，见得夷已开船，赶至大洋，船小不能前进，回禀乔布政。十月又往海澄搭船至暹，本国王见接贡船只未回，暂留差人在国。今照先王普埃于辛亥三月十七日病故，王子森烈怕腊照果伦怕腊陆恹西哑卒提鸦菩埃、王妃妈腊照皮野就本月二十日嗣位。切念履位之初，皆仗帡幪，时思涓埃，奉贡，少效臣子微诚，敬择本年五月选国中产物，差浮哪申实替喇迈低螯等充贡使员，奉表天朝。但先次蒙给勘合，于三十七年本国有回禄之灾，尽被烧毁，具呈在案。三十八年复请勘合，四十一年回至七洲洋，人船尽溺海中，故敕谕、勘合无存。今次进贡唐字表文系用天朝颁赐印信铃盖，及原差人回文一

并送回。其所贡孔雀、方物皆产暹中，无非藉手投诚之意，不足为异等情，呈报。该本取看得，暹罗修贡方物，其稍减于前贡者，已详陈其故，而前给勘合之沉没，亦备开其由矣。既称接贡人船俱没，本司差人李高今独有回文，何也？查四十一年接贡船开驾已晚，风汛不利，船行至虎跳门停泊，李高因回家安置家口，至八月内信报，急往虎跳，夷船稍稍开航在大海中，高所搭小船不能进矣。至十月稟乔布政，准往海澄县搭商船前去彼国。是以接贡人船俱没，而高在别船无事也。国王普埃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病故，其子森烈怕腊照果伦怕腊陆悃西哑卒替鴉菩埃就于三月二十日即王位，王妃即名妈腊照皮野也。缘在履位之初，故修入贡之仪，所进方物开载单簿者，孔雀有三对，其象牙等物秤验各如数不减，其方物尚有未修整者，俟其自行修整，例临进京日尚应逐一查点。细查盛表文，除前细篋描盒不记，另有大小二盘，外一盘其样圆，内一盘其样八角，系黄色鹅絨包裹，又内一小盒，有盖，长而匾，呈载表文，有金段包裹，而盘盒具木质，内则贴金，外以螺壳镶之也。表文番字不可考，据通事译审，与所写唐字表文一样，钐盖之印原出自天朝钦赐者，不敢诈冒也。此通事许胜传夷语如此。关报到府，申报到司。

随该本司左布政使臧尔、劝右布政使堵维垣、会同按察司署印恭政兼金事黄克谦、巡视海道副使罗之鼎、都司掌印署都指挥金事杨维垣看得，暹罗国世为效顺之邦，向有朝贡之例，查前自万历三十八年入贡，四十一年始还，今不越数载，以国王嗣位，遣使航海而来，重译稽首，委为恭顺，当行译审。据夷使浮哪申实替喇迈低釐等率通事许胜捧出细篋描盒一个，公同开验得内一大圆盘，装黄色鹅絨包裹八角盘一个，又内一小盒，有盖，长而匾，装载金叶表文，上用金段包裹，囊口有紫梗印记固封，盘盒俱系木质，内贴金，外镶螺壳，会验明白。译其前贡原领敕书、勘合，据称：回贡人船淹没无存，今贡只抄写该国表文，备用钦赐印信。据其情词虽未足深信，但远在外国，难以穷诘。至若本司差人贵文往查盘碗人文俱全者，当时贡船风汛未便，差役另搭海澄县商船

而往，既经府厅查无别故，似出真诚。王妃姓氏开列明白，所进方物虽较前次稍异，然孔雀乃外夷所产，斯皆远夷敬上之忱，象牙等物秤验足数，似应准其入贡。合无请乞一面具本题知，一面三司会议，另具本册差官一员领赉，伴同夷使起进。其原领印信勘合既称淹没无存，亦应并请补给，以便将来入贡比对。至于所进方物，旧例象牙、束香等物并金叶表文赴京投进，其红木即苏木及乌木粗重之物运至南京交收，拟合通详。等因。到臣。

该臣会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今升南京户部尚书侯代周看得，暹罗国夷僻居海岛，远隔中华，而能慕义向风，输诚纳款，前之贡使业已问诸水滨，今之嗣王辄即修其世顺，八年之内两次来庭，此皆圣德旁敷，天威遐畅之所致也。臣等督行司道等官再三译审，询其国王、王妃名氏则真，验其装载表文、盘盒方物等项则确，惟原领敕书、勘合，据称回船淹没无存，若未可信，而该国表章备用钦赐印信，似足为凭，所进方物虽与前次稍异，要皆《会典》所载，其稍减于前者，则以前贡年久，今贡年近之故，语属近情，似非诈冒。既经该司查明前来，相应准其入贡，以示怀柔，除行广东布政司照依旧规量摘，夷使责令差官管送起进，其余随行人口发怀远驿安养外，再照该国原领勘合既称淹没，应否另给，以便后来入贡查验。伏乞敕下。

礼部覆议：上请定夺施行，缘系进贡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开坐具本，专差承差李璧亲赉，谨题请旨。奉圣旨。计开：暹罗国进贡金叶表文一通，方物共一万四千八百斤，孔雀三对。国王进金叶表文一通，系正贡使浮哪申实替喇迈低釐等亲赉，象牙三百斤，孔雀二对，苏木三千斤，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豆蔻三百斤，树香三百斤，大枫子三百斤；王妃进皇后象牙一百五十斤，孔雀一对，苏木一千五百斤，束香一百五十斤，降香一百五十斤，白豆蔻一百五十斤，树香一百五十斤，大枫子一百五十斤；正使浮哪申实替喇迈低釐进苏木二百斤，乌木三百